

女性视角中的《帝女花》

在我看来，《帝女花》这个剧目最出色就在于其现代性，是符合新观众口味的。

□ 撰稿 | 何日君回来

任剑辉、白雪仙的《帝女花》是粤剧史上经典作品，某种意义上，它启发了戏曲新编戏的方向，这才有了京剧的改编版本。

在我看来，《帝女花》这个剧目最出色就在于其现代性，是符合新观众口味的，甚至比新编的京剧版都要“现代”得多。

首先在剧情节奏上，它非常地“快”，完全是“大冲突带小冲突迅猛前进”的。以第一场《树盟》为例，十多分钟，公主选驸马：首先表明公主要求高，那么周世显有没有机会呢？疑点。接着周世显上殿，结果公主挑剔，周世显顶嘴哦！疑点。接着长平答应婚事，眼看定下来了，这时候雷雨大作，似乎不祥之兆，婚事公主主要再考虑，疑点。周世显以诗表心，公主接受。接着见皇上，皇上想要武官，周世显是文官，于是有人推荐别的武官为驸马，疑点。最后，崇祯说长平喜欢就周世显吧。这时候忽然烽烟起，大惊，转入第二场《香劫》。

在十多分钟的第一场场景设计里，作者唐涤生用了五个疑点，形成小高潮，在一条主线不停打结解结，抛出疑点，解决疑点，来吸引观众注意力。一条线叙事，舞台场景好调度，叙事不混乱，还符合事情发生的逻辑。它贴近现代观众，不能像老戏那么慢，一个简单的事唱那么久，我觉得唐涤生《帝女花》在叙事上给后人提供了一个好的角度，总剧情一句话可以概括，节奏又很紧凑。这根本就是一个电影剧本的要求。对比新编的京剧版本，就很明显地能感觉到编剧唐涤生的叙事能力。

而在人物设置上，它一改传统戏曲的脸谱化。跟京剧对比，最明显的就是周忠这个角色。唐涤生笔下的周忠，他未必真是个坏人，只是圆滑自保而已。开始长平选周世显，他也是支



任剑辉白雪仙演出的《帝女花》是粤剧经典。

持的，但后来皇上感叹周世显是文臣，他才顺水推舟说，那我儿子是武将，不如考虑一下？而到了京剧版周忠就彻底是个好人了，因为，京剧的高度程式化导致人物特别容易脸谱化。

再如唐涤生笔下的昭仁公主死前跟崇祯说，虎毒不食子，就是庸君也不杀女儿，父王竟然忍心杀我！这是多么震撼的人物台词！而京剧版的昭仁公主为了殉国，说死比谁都死得快……由此可见，粤剧《帝女花》是牢牢地贴着人物写的，而且是现代观众理解的人物和情感写的。

传统戏曲很多都不会讲爱情故事，要么是男女主角一出来已经是恋爱状态了，比如《陆游与唐婉》，要么就是《西厢记》那样的一见钟情，没有现代人理解的爱情的起承转合和逐步深入。但《帝女花》有，比如长平公主对周世显的态度。第一次她看不起他，冷笑连连，甚至嘲讽他。后来被周世显嘲讽回来了。长平一抬头看，咦，这个人竟然很帅，谈吐间也有见地与智慧，于是公主有了改观。第二次见过周世显，长平很害羞，跟他说：“驸马，你岳王召唤长平，不知道为了什么事？”“你岳王”这三个字真是能体现女儿心境。第三次庵堂见到周世显，经历了家国巨变的长平，对驸马的态度则又进了一步……由此可见，这个剧，它有女人逐渐爱上一个男人的女性心理过程！这是非常现代的。

相比之下，京剧版本就根本没有这种意识，还是那种老一套公式“我是女人，嗯，这个男人看起来有点志气，爱国爱家，好，我是他的了。”两相对照，唐涤生的本子有一些些女性主体意识，这是非常难得的。

毋庸置疑，粤剧《帝女花》作为一个经典剧目，窃以为是值得新编戏进行参考借鉴的。

信息

江淮传奇——噩国青铜器精粹展

近日，“江淮传奇——噩国青铜器精粹展”在上海博物馆展出。“噩”在金文中写作“噩”。噩国历史未载于史册，长久以来不为人知。北宋末年，在今湖北孝感地区出土了“安州六器”，其中一件名为“中”甗的青铜器铭文里，噩国居然再次露出了身影。该展览将首次聚集从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的噩国青铜器，并以青铜器为载体，铭文内容作经纬，完整呈现噩国青铜器的发展脉络，为观众还原噩国的历史面貌。

☒